LIBRARY
SEP 2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683
A1
1746
v.9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蘊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一作及）第始以祿榮其親後幾歲公卒

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其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一作宦）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時[illegible]天子每（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

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爭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與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羣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說授學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一有敢字顧資產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禄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

常殁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殁身殁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噫今有人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昻立人上與時爭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躓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歿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隷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

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
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單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鄉居里門乃褐
衣歿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鄉之有碑由
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
其後徽遠不能譜錄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
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

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吳越冊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祔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吳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郾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蠙是謂皇考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羣諸兒毋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內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

乜筋已而病其目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
家以讀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吳越忠懿
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吳越國除隨其皇祖以
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
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
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秘書丞監在京商稅
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
一時文士爭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
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

府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悅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户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厲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已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

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貶異為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糺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偸窳為文章在位稍以為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

矣而又下詔書勅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
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居二歲拜右諫
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畧縣男食
邑三百户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
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十卷曰隱
集又五卷曰西垣集嗚呼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
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旣貴
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潭南縣
君張氏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蔭其男長曰洎明

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
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
者三世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噫楊氏嘗以族
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漢之亂更魏涉晋戕賊一作斲
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比數百歲下而及唐
然楊氏之後獨在大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
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
族著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瘥裂
焚蕩剪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又幾百年至于今

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其世不昌且久歟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於其塋也是宜銘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塟杭州某縣某鄉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塟自有誌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

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有盛有衰世惟厥人由漢迄今

更雜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塋也塋于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

公諱穎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遂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徙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

曰鄂州二辭不行移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
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
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
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
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
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
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
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
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

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恠之吏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一作歎）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公剛果有氣外嚴內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

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荆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贈某官疑 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公平生强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勾踐勾踐之後有無疆

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雅生高祖諱效高祖生曾祖諱託曾祖

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户部侍郎諱儀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塟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禄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

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公
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
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
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
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
言建安茶稅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公膺是選歲增
四千萬三年歸朝優詔嘉獎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
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二員外郎權三司判
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

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
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公生明
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寬者立
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
治聲亦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
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初
娶李氏再娶水卯氏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
生子三人長宗說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
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

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禄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鬻用兹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畧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後世因家焉胥

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其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祿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塋敢再拜以請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說矍然

而悟將拜其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悅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頤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溫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祿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錄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凌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傅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

之君疏河爲別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
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
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
喪不許以監黃州商稅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
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
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
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黃目舉君材任閤門祗候
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
聞黃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耶今天子

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稅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

足邪盖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
乎晉君永矣銘阡

内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
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
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内仁其
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禄其族子官者三十人
公於（于一作）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温瑜之廟
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

班借職九遷內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公爲人果
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
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稅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
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
木稅絳州鹽酒稅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
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搖喜倡事以相驚譁遂
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
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
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

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旣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緯次將作監主簿朱銑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亳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

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
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
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
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卒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
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
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
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
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
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豐乙三八[illegible]月[illegible]中言舍後孫昌發自其子中言二年[illegible]
孫嗣人能知文父足夫道無著書冰以西原中當諸
五十七歲卒歲其十口吾幸見文章過而況吾無以
事夫之善則爲之謀夫人在集昌縣來辛官舍享年
李文惠早卒文獻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為太子
贊善大夫命贊昌平文集圖于世士之稱者稱文

碑銘

漳（一作鄣）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荊門大族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盍盛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

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目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內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稽室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畧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自開封及其爲秘書丞而得封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

顯皆莫見也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
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塋也洎爲某官
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
矣銘曰
嗚呼（一無二字）生而淑沒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
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
遷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

而從王父户部侍郎府君之墓次公世居富春生十
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
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署授其說
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
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吳中文士作表章更
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吳士見之
大驚遂有名於南方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
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
伐近郊林木内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

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備身與士卒守塹壁凡閱
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
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
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
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
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
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
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錫州知興國軍三
遷至太常博士眞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內出中外

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遣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諤斬於京師（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火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頗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為能吏奉使舉人連坐

自公始旣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
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後爲度支通判河南府
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
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
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戶部郎中兼侍
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內銓眞宗葬永定陵詔山
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
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

少府治塗車明器後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温和讓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

盡其所為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疑然肅潔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戶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

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祔公之塋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令公之塋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録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塟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塟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塟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

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禄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黄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

其塋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塋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塋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鬬訟常兩諭之初強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頑攺自疑爲善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居官所得俸廩計身

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輙以所餘分親族黨其貧屬
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
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爲家榮去鄆而汝從
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誌銘

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
洙書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

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
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歷殆不可
爲晝未盡數刻啟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
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堯夫內淳固外曠
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錄予與之
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
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堯夫名汝
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
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

海歐陽修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
莫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
可兼邪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
以殲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
嘆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
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此乃瀧岡表初稾其後删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是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

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

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修泣而誌之不敢忘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

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
安患難也修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
貧賤也修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茍容
于時葢自先君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二十
有三年修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
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修竊自念
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
焉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廬陵人至于修
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塋也故又刻其所記

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
囷倉峩峩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
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
善無不報先君之貽予修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
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
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蕃大必分枝葉婆娑
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
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予修不肖以俟其宗

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畢七月己亥既成銘曰於乎有宋歐陽修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公在憂制舉祔塋之禮故命門人秉筆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修年二十餘以其所為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為之稱譽於諸

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修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
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
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
臣爲人沉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
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
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
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
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
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

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塟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修既感胥公之知已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上昔事姑兮今從于此邱同時之人兮覩

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閟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 同前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絕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其終始其行于已立于朝廷發

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挹
于其家者皆可法也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
以義而順接其內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修爲
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
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
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閒因其夫
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肴果于堂上曰
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
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

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迨遠其後年久矣(一作今)而懇新一言

以誌今千萬歲兮存

記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

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草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隷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其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

也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碁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為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

氏之為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濶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為一無二字記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其縣户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悪猾驕善貨法為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為幸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刬剔已輙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為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為己病也每儒服持謁謁縣門者吏輙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

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某月歐陽修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

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
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
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
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
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
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
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
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鑲軍死戰勞
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

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尾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瘞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

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盖其名在祀典與四岳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爲)亭於

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
（二字或從糸）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
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
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
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
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
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

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
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
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
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
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
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
事有文紀于壁未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
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

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奕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

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
時之勝而爲後會之爭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
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
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
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
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
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

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盖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一無此字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瘴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

以學子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佳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蘖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

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
木其蠹瓦甓其一有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
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
稱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
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
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
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

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

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與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户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

吏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閎達雄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

瞋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修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

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茂大則陰翳蒙礙而新
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踈輕而不堅不
足養是宜代因盡新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
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壤腴以
杏故特不得蹴是亦宜薪修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
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
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説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
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
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

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修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修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學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疆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宮爲慢嗇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

上憶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僕縣官材用顧不行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乎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修竹環繞

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游戲乎淺狹之間

短一頁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揔六十四間匠者其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鄞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浙

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吴歈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大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没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盡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

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逸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

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閩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

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知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賈一石砦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趣爲善皆可

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為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荊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

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
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夫小之制用人之力曰
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
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
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
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
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
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

粵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恵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

誠選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

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

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

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

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年　月

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

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

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楊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

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
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
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
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
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
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
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
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
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

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一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

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
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
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吳越而
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絶也
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旣壯而
從祿養㠯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
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
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

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宗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横文如蛇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盖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冝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琴暉此數

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為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琴曲不必多學要于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振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農桑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葢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

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
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於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為
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為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
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
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
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
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
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
走執事者以後為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

夫子廟為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

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其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

外集卷第十三終

外集卷第十四　集六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勅都俞吁咈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簡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

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
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
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
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
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叙述之曰是
不可闕也于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
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愼重祭祀以事天而
饗親齋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
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

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
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
祖宗之故常閴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
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
于便坐者屢纔一二而已故叙禋祀享升歌樂章藏
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
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
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
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

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寬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

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為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為柴柵班伯以名聲為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慍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宜一作且夷然拂衣師心

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内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搢一作縉紳議者咸傷寃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

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愜識

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

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

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

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邅迴而若此也夫良工

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

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

一作槖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

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遠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别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絶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

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擷鱉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絶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輙輕出季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覽一作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修為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

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

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聞坐而
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
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
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
慢哉葢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
則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
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
求通姓名雖必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
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為之者未嘗樂也然其

間能自以頭角傾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葦（一作背）視而槩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傾然而出矣遂特（疑將）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士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虗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洗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州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遊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

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于（一作於）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

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

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著）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

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
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
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
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
鳴必假物故須簨簴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
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
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
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
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

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閒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當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修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之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其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

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為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
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
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
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
寅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
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
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一無此字左邱明其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

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真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以名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嘗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領)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焯)然亦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鼓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

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尙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無悔而學者亦在一明疑其所趣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

馬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治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况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一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秉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

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茂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謇謇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况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卧錦爲世名郎綠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侯聞凛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

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軷長道搽袪爲一作而別又
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

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
子亦晚而學易今予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
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修序

序二

删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

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過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

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
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
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
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
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
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
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
黃庭經石本者廼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
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眞於是喟然

嘆曰吾欲曉世以無惓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恠詭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刱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詭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

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盖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
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
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
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絶之饑之民訴其縣不聽
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
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
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
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饑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

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

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今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州不壅而聞于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修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于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

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本地居軫斿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岐彊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修序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

考其眞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
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
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
者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
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
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
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雖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
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
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

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

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
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
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
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
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
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况其文
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
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

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嘆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

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遭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

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黒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一作摸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横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禄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疋畫爲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其十許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

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同亦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録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叙所謂上品龍

茶者是也盖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輙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致字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淸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輙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

此（九字一作可貴而勑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修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邱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日頗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

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贏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其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

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

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惲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名惲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惲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

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其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其盜其尤强者在其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

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
官非我欲況今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
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
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
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
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
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稾示予予謂曰讓
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

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從
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懸其言卒讓之不聽懌
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
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
粟盡乃止懌善劔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
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
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
陽修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

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外集卷第十五終

事乃知古之人有從高選書不疑也知今人因循有所
拔選待後文章出其讀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孫樺
書讀之後學其來而孫令人如選所書皆可必也乃
傳入事之變司馬遷善傳而北所書皆確然皆合于
譜謀通以上其學問不深而合諸古天性之余固者

書一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怱（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圻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

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

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

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
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
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
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
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
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
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
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

説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諸

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殺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荅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

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累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釆五色潤澤炳鬱若賁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棐

修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

贄披讀三四不能輟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一作于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頹然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獲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屈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

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賣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為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為價

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旣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旣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駮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

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

書城楚邱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

弗道其前者豈不能耶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斛餝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

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探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説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

語如足下之多聞傳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修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修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修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

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修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

不可卒然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疑先陳之君既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

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

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修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第二書

修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作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俞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

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隷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隷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

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

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祿）財盖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若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修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蹤以秩去府輙因奏記陳己踈淺（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為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為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

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輙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瀆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絶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罷答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

息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知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

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無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其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其不倦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
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
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
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
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闊深肆大非愚且迂
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
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
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

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有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邱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

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修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illegible]

今以能不畏[illegible]者[illegible]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

乎天下[illegible]大信[illegible]各[illegible]之官[illegible]者往

亦[illegible]未[illegible]明[illegible]以相天下上以

[illegible]人[illegible]天下之所乎不[illegible]

[illegible]人畢[illegible]最其[illegible]三[illegible]

書一

與范希文書

修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陸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

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瘢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

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其

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旣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旣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

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邵虎

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懷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

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此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其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間愚故不能與

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眞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籍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一有閣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其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

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閽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黄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邱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毁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

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修謹白

與髙司諫書

修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

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

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襃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

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為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已遂隨而詆之以為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禀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為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

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

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
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
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
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
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
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
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修
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

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為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

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輙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與尹師魯第一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别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

其夕及（又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

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
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
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
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
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
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
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
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
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

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一作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

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

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慼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

矣千萬保重不宣修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修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知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

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候到閤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以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修本所

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
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
并漢周修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
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
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
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
心少希後世之名如修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
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　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
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

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雜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叙但避猜嫌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録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

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
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卻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啟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欲與鄭推官計
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經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
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
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修在絳阻雨
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

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
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
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
子之苦時方在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修嘗失
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修素
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忍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
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修忍自不堪又
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耶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
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

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若邪得失不足計然悲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令春子漸兄云亡修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修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

清卿來即往德慱視河功比還遂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寓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修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遣慢之僻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纓述

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著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促家雜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修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修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之甚）之辭也修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

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修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

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
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
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
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
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修得罪也
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
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呼號神明以乞須
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
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庭下

使與所教從八角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嘗歛手隳股以伺顔色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修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僩然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尼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已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丐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垂察

外集卷第十七終

外集卷第十八　　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修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一作柢）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駔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

志則多躁憤徉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子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常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辨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

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兹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修啓修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寛而置之今月六日鄆中家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修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輙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

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修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

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其者何以當之豈足下[illegible][illegible]
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
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
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
不弟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
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
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
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

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荅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

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

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修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修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兹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斫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

道不仕以數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儒學（一作玄儒學）先生碑學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

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修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矣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趍走門下脅肩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泥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其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昏合亦未必諒其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一[illegible]既不欲爲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塟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闊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其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子君不應稱文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感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誕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啟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搢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

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
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與而莫以易者蓋當
俗所爲積習以已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爲近古噫候問請謁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廹於促裝楊秀才旦（一作且）請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修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幷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旣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荅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逺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
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
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
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俛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
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

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
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
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
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
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則鄉曲之中能爲足
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
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
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
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

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事者果毅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修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

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宣修再拜

荅徐無黨第一書

修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
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
諸儒以自出之說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
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
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
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
子修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
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
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乎將

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異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冷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修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

修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修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又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主簿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

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
言藹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
吾子之文辯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
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
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
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
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
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
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

謝

外集卷第十八終

[illegible]
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蓋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
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
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
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
之善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
謝